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者作品

「智利」
Pablo Neruda
聂鲁达 著

二十首情诗与

绝望的歌

李宗荣 译
红胶囊 图

中英文对照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红胶囊
绘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 / (智) 聂鲁达, 李宗荣译.

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004-3696-3

I. 二… II. ①聂…②李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智利-现代
IV. I784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107449号

责任编辑 张 林
责任校对 尹 力
平面设计 烟 雨
技术编辑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发 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 编 100720
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传 真 010-64030272
电 话 010-84029453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
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4
字 数 100千字
定 价 20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84029457

爱情太短，
而遗忘太长

——
聂鲁达



中英文对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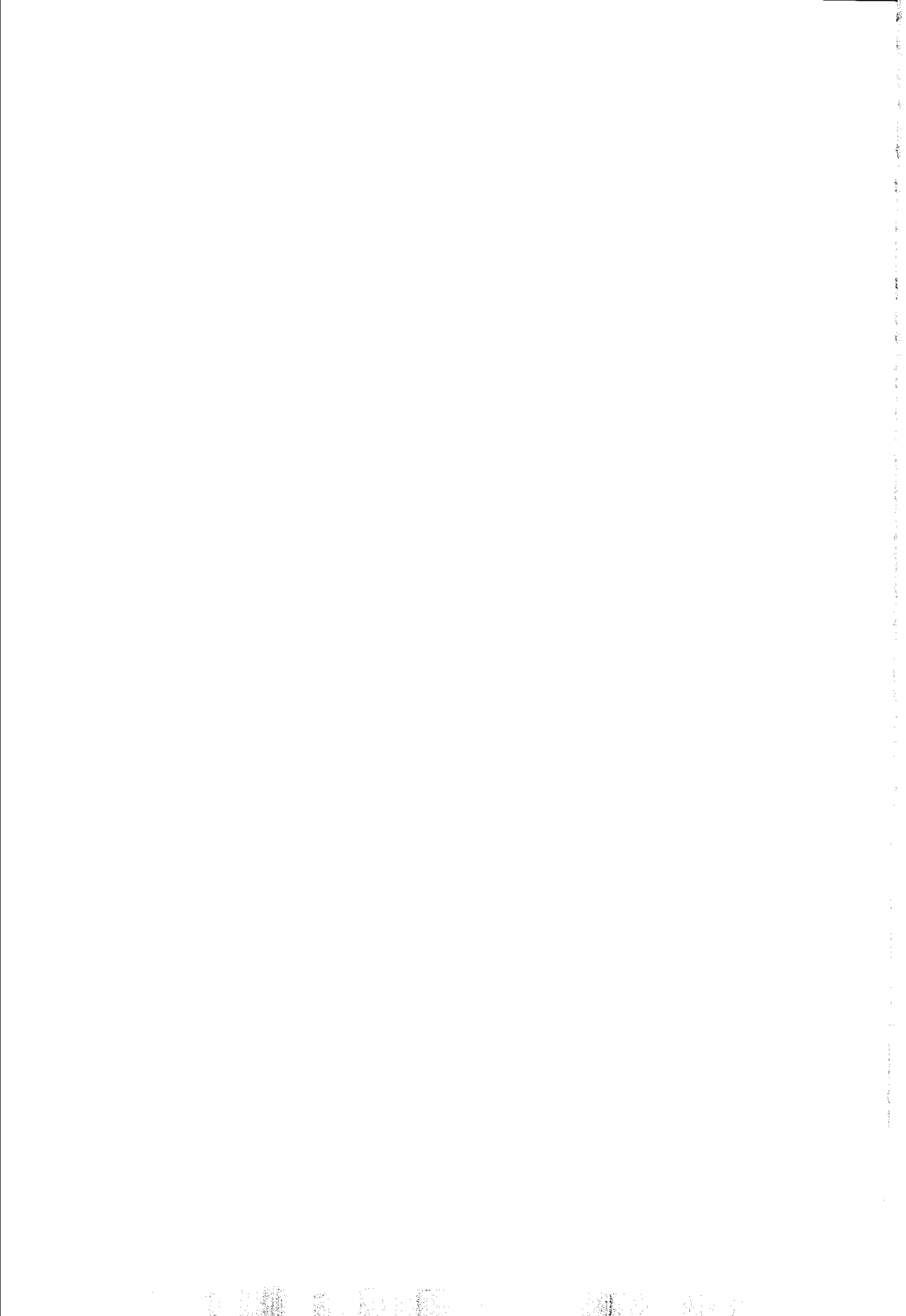
「智利」Pablo Neruda
聂鲁达 著

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

李宗荣 译
红胶囊 图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

次

CONTENTS



011 序 生命是一首情诗 陈文茜

018 女人的身体

022 光笼罩你

026 松树的庞大

030 早晨充满

034 所以你会听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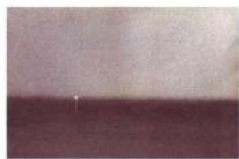
040 我记得你往日的样子



- 044 倚身在暮色里
048 白色的蜂
054 陶醉在松林中
058 我们甚至失去了黄昏
062 几乎在天空外



- 068 你的胸部已经足够
072 我以火的十字
078 每日你与宇宙的光……
084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
088 暮色中在我的天空里
092 沉思、缠绕的阴影



098 我在这里爱你

104 柔软而褐黄色的女孩

108 今夜我可以写

114 绝望的歌

122 译者后记 爱是最温柔的暴动 李宗荣





陈文茜

聂鲁达是整个20世纪文明的象征，
因为他告诉我们生命就是战争，生命就
是爱情，生命更是一首情诗。

BBS 100/07

生命是一首情诗

陈文茜

海明威曾经描述一个老人，每天到一家馆子喝咖啡，馆里的女侍固定端咖啡给老人，老人总是很有礼貌地向女侍说谢谢，一喝喝了18年，老人和女侍从未交谈，也无所谓对话。女侍从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华，转而成长为30岁的女人，准备嫁人了。最后一天女侍像往常一样，为老人端上一杯咖啡，可是老人听得出这咖啡放在桌上的声音不太一样。女侍说话了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请你把报纸拿开抬头看我一眼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每天开店门，等待第一个客人，为你端上一杯咖啡，明天起我将离开这里，希望你和我道别。但是想问你的是，为什么你从不看我一眼？也不与我打招呼……

忘记小说的真正语意，但我永远记得此时的老人流泪，

看着女侍说，从18年前咖啡馆进门的那一刻，便深深恋慕女孩给他青春生命的纯真憧憬，老人说，他在女孩的身上一滴发现着逝去的生命，天天到咖啡馆，并不为了女侍美味的咖啡，只是寻回再也不能触摸的生命纯真。老人感叹生命逝去，只能看着她，一脸惘然……

阅读聂鲁达情诗之于我，正像老者，阅读自己逝去的年代，竟成了海明威笔下颓唐的老人。不能很确切地说聂鲁达这个名字何时在生命中出现，也许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台湾出版风潮的时候吧。当年高度参与政治运动，自然被他吸引。他曾是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，被执政政府通缉，一度是政治流亡者，沙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：聂鲁达才是真正该得奖的人。

或许缘由革命与爱情的神秘联结，让我读着他的“今夜我可以写”、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”悲伤的诗句，在革命的年代里沉淀年轻生命欠缺的沉重。

聂鲁达诗的名字就分明展现了聂鲁达的精神。确切、清楚的情绪，像进入一团炽热的焰火。尤其聂鲁达笔下的女人，几乎是不穿衣服的，器官型的，重点是乳房，是情欲的肢体，而为了他的女人，他可以跪下来舔她的脚、亲吻她的膝盖……强烈的情欲渴望，转化成革命，两者其实是非常接近

的，在革命里头的聂鲁达，和他写的情诗一样。“请来看看街上的血吧！”

在美国生活的那几年，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反映智利农民集会场合的纪录片里，观赏聂鲁达的演说。它最后代表的元素是农民的身体、汗水、土地的颜色，以及在这块土地上所生长孕育的生命。在资本帝国主义中被破坏的生命，是聂鲁达的革命之情，意识形态在他的语言中化成生命的主题，所以战争是血，革命本身回归到最后是对土地的感情，像一个失亲的孤儿寻找母亲。

充满政治热情的聂鲁达，在拉丁美洲那样致命的时代，从来不觉得自己要回到政治里。60年代曾回去，而后流亡巴黎，受到当时左派年轻人迷恋的支持，可是他却不是一个很好的煽动家，聂鲁达的激情太原始了，原始到当他被放置在俗世现实的场景里，他的张力就会消失，聂鲁达再怎么搞政治，他还是属于直觉的生命与诗的。

1973年智利左派总统阿连德，在一场右派的军人领袖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中丧生，同一时期聂鲁达逝去，他位于首都的宅邸被军人劫掠，更多的工人被屠杀、镇压。我记得那年Life杂志登出了聂鲁达葬礼的跨页图片，一个面容瘦丽的年轻人的侧脸，泪水悬在他的脸庞。那样一张美丽的照片，标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看着这本诗集，仿佛观看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丽。新世纪里，全球化的趋势把所有古老的东西拆解，当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对历史的依赖感便越来越淡薄。而关于这个逝去的聂鲁达的年代，却成为我们近代文明里最珍贵的片段。对一个回顾 20 世纪的老者，聂鲁达是整个 20 世纪文明的象征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：生命就是战争，生命就是爱情，生命更是一首情诗。

